

# 徐许小说的情感意识与女性形象

张丽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徐许小说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许多评论都关注到其中的某些方面,但相对较为零散。本文从作者情感意识的三个层面,即理想、现实、怀旧入手,分别对应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种不同类型——乌托神女、都市熟女、乡村少女,探索作者情感意识与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关键词** 徐许小说 情感意识 女性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也是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写照。弗洛伊德说:“艺术家本来就是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满足其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于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纵其情欲和野心勃勃的愿望。但是,他找到了从幻想世界返回现实的途径,借助原来特殊的天赋,他把自己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意识对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很大的牵制作用。徐许小说风靡一时,几乎每部作品都会跳跃着几个鲜活的女性,随着小说故事的逐次展开,她们摇曳变幻,呈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艺术画廊。不同风貌的女性形象与不同层面的情感意识相互交织,相互照应,紧密相联。

## 一、理想与超越——孤寂的乌托神女

理想不同于现实,它是对现实的超越,代表着一种向往与追求,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完美状态。作家运用灵敏细腻的思维,通过想象,创造出心目中美好的异性形象。徐许小说在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塑造几个理想的完美女性,笔之深细,一往情深的虔诚,遂成为徐氏作品的特色。”这类女性在徐许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象空灵飘逸的阿拉伯少女和潘蕊,神秘冷艳的“女鬼”,沉郁有致的白苹、惊艳高贵的梅瀛子、温柔纯洁的海伦,她们都带点神气,有丝冷傲和矜矜,在众花丛中独自绽放,引人注目。

具体来说,徐许笔下的理想女性之“美”体现蕴含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真善美。在徐许的小说中,总会虚构一个同样为作家的“我”,他虽然不是作者本身,却具有与作家互融相通的某些性格物征与精神气质。“也许我需要的是神,是一个宗教,可以让我崇拜,可以让我信仰。她美,她真,她善,她慈爱,她安祥,她聪敏,她……”这大抵是作者的某种女性观。正如《风萧萧》中的三位女性,白苹冷静、宽容,梅瀛子聪慧、敏捷,海伦则温柔、善良,她们的美各具千秋,令“我”难以取舍,这三者的结合正体现出作者所向往与追求的爱与美的整体。作者所幻想的美好女性是误入尘世的仙女,超凡脱俗,具有神秘的梦幻色彩。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者选择了一种异化情

境。小说中的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往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烘托作用。他另辟一番神秘遥远的异国异域和乌托之乡,在迷离意境的幻化中突显这些美好女性的超凡脱俗。“她们仿佛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里,成为男主人公爱情梦想的精髓。”

另外,徐许笔下的“神女”虽然外表绝美,内心却往往孤寂,犹如水中月,雾中花,与之相伴而生是一种距离感和幻灭感。她们大多没有亲人,或没有完整的家庭和融融的亲情,缺乏友情,即使面对着熟人也无法真正袒露心事;她们才艺超群,聪慧绝顶,却都有着满腹的心事,肩负着理想和重压。阿拉伯少女满怀忧愁,女“鬼”有着一段曲折复杂的过往,白苹、梅瀛子身负国家民族的艰巨重任,林默默在等待中被情人遗弃,潘蕊有着不堪的卖淫身份,一串串不愉快的现实与真实使她们自我封锁,有所保留,呈现出的是一颗颗坚强而又脆弱的女人心。神女的寂寞是徐许心灵的写照。作者正是穿过文字的迂回长廊,舔味儿时灰色的淡淡哀愁。徐许有着痛苦的童年。5岁父母离异就离家住读,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自己在个人的情感生活方面也历尽沧桑。他成年后几乎在乱世硝烟中度过,因为求学和生计辗转于祖国各地、香港及海外,他用笔抒写流浪者忧郁的气质和孤寂的心灵。

## 二、现实与奋斗——坚韧的都市熟女

艺术来自生活,作者现实生活的人生阅历和曲折遭遇往往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成为开启他们灵感之门的一把钥匙。当徐许把眼光投放到周遭的乱世凡尘,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都市女性向我们迎面走来。《丈夫》中的孙见明、素茵,《舞女》中的白露娜,《赌窟里的花魂》中的花魂,《灯》中的交际花丁媚卷……无论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精致典雅或丰韵成熟,她们都各具神采。

作者所塑造的这一类都市美好女性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第一,她们大多是历经浮华的都市小人物。她们生活在社会边缘,难以引人注意。交际花、舞女、妓女、赌徒等苦难的下层人物充斥着他的人物画廊。赌窟、舞场大都是这些人赖

以生存的环境,即使是平常的居室和小巷,也处处透露出一种喧嚣与躁动,这是徐许最为熟悉的世俗之城。第二,她们有一份参透世事的清醒和智慧,历经人世沧桑,在富足与贫穷、高贵与卑微之间起起落落,对现实人生有了一份独特的理解。如《赌窟里的花魂》中声名显赫的曹家少奶奶一夜沦为穷困潦倒的流浪女,参透了赌徒众生的悲剧。第三,她们渺小却张扬着生命的活力和韧性。这些美好的都市女性历经苦难,在诱惑中沉沦,在堕落中挣扎,她们象一粒粒滚烫的尘埃,身份卑微,前途渺茫。但她们没有表现出女性所常见的那种柔弱无助和自怨自艾,也不轻易陷入绝望而轻生。在乱世繁华中,女性往往会遭遇更多的不幸,她们象株小草经历严寒霜冻,等待春暖花开,这是一种为生活所迫的无畏勇气和坚韧精神。

都市女性的这些美好特质在作者身上也是有迹可寻的,现实中的徐许积极而坚强。为了生计,他一生忙忙碌碌,辗转几地读书,学识渊博,创办了许多刊物,有的寿命极短,他当过职业作家,努力地写作投稿,在上海孤岛时,“卖字为生,作品大多发表于《西风》、《宇宙风》及《中美日报》”。他先后在大陆、香港、新加坡等各地大学任教。他常常迫于生活而教书,但他更迫切盼望自己能专心从事钟爱的写作。身处乱世,对于普通人来说,谋生成为第一要务,人们不得不四处奔波,何况徐许还有他热爱的写作事业成为他精神的支柱和动力。徐许把他生活的勇气转注到一个个平凡的都市女子身上,她们体验着痛苦,却不为痛苦所击倒。徐许说:“有多少人残废,贫穷,饿肚,受寒,孤老无依的人在贪恋着生,而那些为一时名利与情爱的打击,立刻要将身体交还给自然,这难道是件不勉强的事情?”显然,他肯定的是积极的生,否定的是消极的死。

### 三、怀旧与归依——纯情的乡村少女

怀旧是人类一种普通的情感,当作者远离故土和家人时,难免会追忆过去,思念至亲。“徐许生长在农村,但很小就离开乡村来都市。他在都市里流浪漂泊,但内心深处仍有着浓郁的恋乡情绪。尽管徐许写过很多部浪漫唯美色彩的小说,但也有泥土味浓重的乡土著作,在这些著作里,故乡的影子就象生命少不了的灵魂。”此类小说中,“我”经常拖着疲惫的身躯,远离浮华的都市来到乡村,清幽古朴的自然景色令“我”精神焕然,纯洁美好的乡村姑娘抚慰了“我”“焦躁的心灵。”这一角世界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的,最安祥的,最温暖的世界,我长大了以后,无论是求学做事,每当我疲倦烦恼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温柔的一角,它好像同我母亲的怀抱一样,永远为我留着温暖的情情与安慰。”乡村的风土人情衬托了少女的温柔纯朴,两者相互依存的,融为一体。

纯洁温柔的乡村少女融注着作者思亲怀乡的哀愁,闪动着他母亲、姑姑、妻子等传统女性的身影。故乡孤独寂寞的母亲时常牵挂着徐许的心。母亲在婚姻中得不到什么幸福,有了儿子后就吃素还愿度日,后来尽也离婚。<sup>⑥</sup>而徐许的婚姻也

历尽坎坷,与第二任妻子葛福灿的结合曾给他带来一段幸福的时光。但建后不久徐许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气候忧心忡忡,预感自己将无法适应,于是就离开妻儿只身去了香港。葛福灿到香港与丈夫团聚后准备回沪接女儿时,两地间通行开始控制,从此天各一方。后来葛福灿在组织劝告下同意离婚,与女儿葛原相依为命,背负着“反动文人”丈夫的声名使她们原本艰难的岁月增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不幸。徐许在香港定居后仍然惦记着前妻和女儿。1976年在给女儿葛原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东跑西跑,常常想念家里的人”。<sup>⑦</sup>母亲孤苦不幸,他四处流浪却无法身前尽孝,葛福灿深明大义,他逃脱浩劫却无以回报,所以乡村小说的“我”时而醒悟、感慨并忏悔,寄寓了他自己深深的愁怅和愧疚之情。

现实的不完美总让人失望,而精神可以寻找另一种归宿,徐许选择了宗教。这些乡村少女,如《痴心井》中的银妮,《鸟语》中的芸芸,《私奔》中的翠玲,《幻觉》中的地美,敏感痴情,爱得真切,她们在寂默中执着等待,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或参禅,充盈着一种忧伤的情调,故事虽嫌老套却仍旧动人。这种结局的设计自然有作者宗教观的影响。“显然,香港时期徐许由于现实的漂泊和生命体验的趋归而认同了宗教,他的宗教观融合了基督教和佛教教义并渗透了自己追寻生命意义的体验,并因此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超越性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指向。”在动乱的年代,人渺小如尘埃,徐许给女儿的信中“总流露出一种无奈和悲怆”,这大概也是当时许多文人的身世漂泊之感吧。

情感是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展现出个体的多层面的内涵,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从情感意识的角度来解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形象。徐许一生著作甚丰,在文学史开创了女性美的别一风貌,当然不仅仅限于前述三种,它将吸引着后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注释: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文学理论,第77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94,95页,黎明出版社,1978年版。

陈旋波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许,第14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吴义勤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许论,第18页,第2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吴义勤著,徐许生平简历,《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许论》之附录,236,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葛原著,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许,第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等待——徐许小品精粹之谈中西的风景观,第7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金宏达著,痴心井——徐许作品系列之前言,第3页,金宏达,于青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①葛原著,锡佩辑录,徐许生平著作年表,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许,第2-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刘以鬯忆徐许。

②陈旋波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许,第27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